

# 當代中青年書法家的文化責任與歷史使命

The culture responsibility and historical missions of contemporary young  
calligrapher

孫曉雲

Sun Xiao-Yun

江蘇省美術館館長、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院副院長、  
江蘇省文聯副主席、江蘇省書協副主席

## 摘要

我們所處的當代書法，已成為完全的純藝術，成為極少數“藝術家”的工作。“字如其人”、“字如心畫”已失去了它的最終意義。

書法不僅是表面的寫字，其深層所蘊含的，是中國古人把握世界的一種睿智的方式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標杆。而由於書法與文字的關係，書法亦不僅僅是藝術所能涵蓋的，所以，今天討論和理解書法，必須將之放在文化的高度，而不是“小能小技”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們在書法中所要彰顯的，是中國古代人文和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。

當今世界格局下，各種文化相互碰撞、彼此交流。在國際文化交流中，我們國家開始重視中國文化的安全意識，重視文化軟實力的建設。弘揚傳統書法事業，正是弘揚中華文化最基本的因素，也是“文化安全”的保障所在。

文化不能遺傳和移植，也不能複製和再生，必須從小培養，必須要不斷堅持，少則幾年、十幾年，多則幾十年，甚至是一輩子。孜孜不倦、點滴積累，耳濡目染、薪火相傳。讓書法伴隨每個孩子的成長。在家庭教育中，中青年是不可回避的關鍵人物。

**【關鍵字】** 書寫斷裂、誤讀、中青年、文化傳承、歷史使命

我出生在一個書法世家，我一生最感興趣的事莫過於寫字。不知不覺已寫了五十三年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隨著書法實踐和體驗的不斷加深，隨著這半個世紀的世事變化，我深深感到了文化傳承的責任和重要性。

## 一、書法是古代文化承傳中最基本的因素

書法與繪畫、音樂、舞蹈等純藝術門類不同，它不僅僅是藝術，因為書法首先是中國的文字。書法與雲錦、紫砂、京劇等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，它雖然已“申遺”成功，但是不會遺失。是因為書法作為文字，還在被每一個中國人所用，被地球人所用。

自古以來，文字就是“經藝之本，王政之始”。而文字是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母體和載體，中國文化與全世界不同的標誌無疑是獨一無二的書法。我曾經調侃說，“中國”與其說譯成英文“China”，倒不如譯成“Calligraphy”。

在古代，書法有著豐厚的文化土壤。古來“學”字當頭，第一學寫字。春秋戰國時代，就有教人“禮、樂、射、禦、書、數”六藝之說；漢代以來，一直成為中國人唯此為高、“非志士高人不能為”的境界。唐代科舉六個科目中，書法是其中之一，選官員以“四才”為標準，書法為一“才”。科舉首先看書法，與其說“學而優則仕”，倒不如說“書而優則學”。書法是進入仕途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因此古人字寫不好不得做官，做官的沒有字不好的。歷史上書史、書論中的作者，都是當朝享有盛名的文豪學者和達官貴人。

回顧歷史，作為文字的書法，是完全實用性的，是人們生活、交往、奏事不可缺少的；但作為藝術的書法，中國古代書家追求法度、追求書卷氣、文人氣，使書法不僅成為人們用來記敘和表述思想的實際手段，更用書法來體現文人的才情和學養，所謂“字如其人”、“書為心畫”，就成為後來書家奉行的圭臬。一部書法史，就是一部中國文化發展史，它記載了多少才子“池水盡墨”、“退筆成塚”的辛勞，記載了歷代書家論教詮釋的孜孜不倦。書法這種延續了近三千年至高無上的輝煌，正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所在。

## 二、我成長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的書法傳統

書法的發展，需要到深厚的傳統積澱中追尋、探求，“書無百日功”，書法事業將是一生的事業。我對書法的這種認識，同我個人成長的經歷密切相關。我跟我同輩的人相比較，身處同樣的時代背景，所不同的是，我出生在一個書法世家，從我受的家庭教育中，獲得了嚴格的書法傳統訓練。

從我3歲開始，母親教我搭字的間架結構，大字小字，每日不輟。我幼時臨的帖只有柳公權《玄秘塔》和王獻之《十三行》。稍大些時，記憶中書店裡沒有幾本古代碑帖，當時都屬於“封建渣滓”，在掃除之列。因為從小得到“童子功”訓練，我的書法實踐的時間比同齡人要長得多。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藝興盛後不久，中國進入抗日、內戰、“反右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其間書法藝術發展中斷四十年。我正是在這個時期的一九五五年出生。一九六三年，我小學二年級開始普及簡化字，改革了沿用幾千年的“繁體字”。我因為從小臨帖，在這之前就已認識幾乎所有繁體字。當時還上“大字”課，“描紅”課。文革十年中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、專欄、海報，使當時的中國青少年沒少接觸到毛筆。所以現在一般五十歲以上的人拿起毛筆還是熟悉親切的。

我插過隊、當過兵，經歷見證過這幾十年國家發生過的巨大變化。幸運的是，我再苦再累再困難，總是筆耕不怠，從來沒有放下過手裡的毛筆，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，從來沒有放棄。

改革開放以來，科學、經濟高度發展，學校出現重理輕文現象，尤其是小學生逐漸取消了寫字課，替代的是“奧數班”、外語課，寫字課已從小學老師的課程中免去，繼而也逐漸在師範學院考生中免去。必考的不是寫字，而是外語和電腦。中國書法成了選修課、興趣課，和學美術、鋼琴、武術一樣，要花錢另外找老師、上培訓班才行。加上在文化上，大量學習吸收西方藝術觀念，一味模仿，沒有得到消化和甄別，造成一些審美標準模糊畸形。

從二十世紀初西方的鋼筆進入中國以來，近半個世紀，硬筆代替了毛筆，使中國書法漸漸不再具有實用性。尤其是近二十年來，電腦的高度發展和普及，這一代年輕人不要說毛筆寫字了，甚至即將遠離硬筆，進入一個無紙無筆的鍵盤時代。對年輕一代來說，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到了一個喪失殆盡的邊緣。

所以，我們所處的當代書法，已成為完全的純藝術，成為極少數“藝術家”的工作。“字如其人”、“字如心畫”已失去了它的最終意義。作為中國文字來說，作為書法傳統來說，我們面對的歷史境遇是前所未有的，我們無法從前人的經驗和實踐中獲取答案。

### 三，書法在當代社會的缺失和文化的誤讀

過去，古人入私塾讀書，識字、吟誦、書寫三者是合而為一的，是一個不可分拆的整體。但是，在現代教育興起之後，中國文字的整體性和書卷氣的傳統被徹底打破：文字、音韻、書法，成為不同專業；文字歸於中文，吟誦歸於表演，而書法歸於美術。識字作為必修課，書法卻成為選修課。而今研究中文的，往往不瞭解書法；美術學院學書法的，又不設有文字、音韻的課程。總之，古人對於文字整體性的認識，今天已經不復存在。

一方面，近二十年來趨向“書法熱”，辦展覽、出書、考博士碩士、建立書法名城、推出書法人才等等；但另一方面，卻忽視了書法最基礎、最關鍵的幼兒訓練，把它作為選修課，耽誤了人生最重要的學書法的階段。這就必然造成不寫字、寫不好字不會影響個人的仕途和社會地位，書法只是少數人茶餘飯後的興趣愛好。一旦提筆寫字，就是奔著名利去。家長希望孩子學書法，是沖著將來要當書法家。

可見，書法傳統在代際綿延中發生了多次重大變化，書法之“法”對於使用毛筆的人來說，越來越隔膜。正因為如此，人們對於書法的認識也越來越混亂。尤其是經歷了上個世紀的戰亂與運動，書法傳統的宗脈被人為地割裂了，直接造成了今天書法創作、鑒賞與批評的標準不斷地泛化甚至是喪失。

當前書法發展遇到的問題在於，書法發展、延續了五千年，至今全民還在使用漢字，卻在短短幾十年中忘卻了書法——如何用毛筆寫字。因為文字與書寫斷裂，造成書法作為全民整體文化素質的缺失，對漢字整體認識的缺失。繼而造成了對書法史論的誤讀、誤解，造成了對中國文字、文化發展的誤讀、誤解。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。

既然，書法首先是文字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母體，是我們文明古國的標誌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書法的承傳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。

#### 四、以我自身的書法實踐將文化傳承作為己任

從我多年來的書法實踐深深體會到，即便是科學再發達，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。文化不能遺傳和移植，也不能複製和再生，必須從小培養，必須要不斷堅持，少則幾年、十幾年，多則幾十年，甚至是一輩子。孜孜不倦、點滴積累，耳濡目染、薪火相傳，不然就會在不知不覺中丟失了中國這個最基礎的文化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。

文化的承傳不是一句口號。中青年一輩的書法研究與創作者，對傳承中國文字的整體性和書卷氣的傳統，是最重要的堅持者；和前輩相比，他們的堅持未免要艱難得多。中青年書法家不僅需要不斷充實和學習傳統文化，同時也需要用已有的知識，來適應和感染社會，起到引領的作用。

我經歷過中國傳統書法的嚴格訓練，又經歷過文革對傳統文化的顛覆，有太多的感觸。我在二〇〇一年出版了我的學術專著《書法有法》，至今十年中出了七版，即將出第八版，創造了書法理論書籍銷售量的最高紀錄。其中二〇〇三年在臺灣出了繁體豎排版，在短期內銷空。我曾經在北京、南京、香港六次簽名售書，日簽一千本，至今暢銷不衰。我試圖通過自己的學書經歷和獨特的研究方向，以書法的筆法為軸心，釋解書法史的演變，目的是為了繼承和弘揚中國古老而精深的書法藝術，對當今書壇創作的審美取向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。同時，也作了學術理論通俗化的成功嘗試。

我投身書法專業近三十年來，由政府四次出資，分別在中國美術館、江蘇美術館舉辦過六次個人書法展，七次獲得全國書法大獎，產生了廣泛的良好反響。書法作品在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澳門、臺灣、美國、奧地利、德國、法國、義大利、俄羅斯等地多次展出。二〇〇九年十二月，我在南京策劃、主持並成功舉辦了“請循其本——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”，並主編了論文集。是出於一種歷史責任感，向當下書壇發出的呼籲，回歸傳統，請循其本。我的努力得到了社會的公認。我還出資成立了“孫曉雲書法獎勵基金”，不定期的獎勵和資助為書法事業做出貢獻的人。我還分別兼了許多大學的書法博導、碩導、教授、研究員，經常為社會各階層上書法課，盡力營造良好的學術風氣，普及書法教育。

我認為，書法不僅是表面的寫字，其深層所蘊含的，是中國古人把握世界的一種睿智的方式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標杆。而由於書法與文字的關係，書法亦不僅僅是藝術所能涵蓋的。所以，今天討論和理解書法，必須將之放在文化的高度，而不是“小能小技”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們在書法中所要彰顯的，是中國古代人文和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。

我個人的影響是有限的，但是如果人人都從“我”做起，從自身做起，那將是不可限量的。

## 五、當代中青年必須承擔起書法承傳的理念和責任

首先，我們對傳統的文化、傳統的書法要有敬畏之心。我認為，中華文明的象徵，以及中國藝術獨特性的代表，非我們自古沿用下來的書法莫屬。中國的書法擁有五千年的發展歷史，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承傳接力，它是歷代書法家精神的結晶，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，更是中國人智慧的“舍利子”。一個對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，是大逆不道的。

其次，中青年年富力強，承上啓下，正在國家各個工作崗位上任職，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，有充足的精力，有著廣泛而集中的話語權。中青年的文化素質、

書法素質基本代表了中國全民的素質。如果中青年不僅從自身做起，還可以用自己的條件，號召和影響更多的人重視國家的“軟實力”，那必將在社會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。

中青年同時擔當了對上是子女，對下是父母的義務。家庭和學校是書法繼承的第一源頭。傳統文化、書法的教育普及要從幼年抓起，是因為書法需要童子功。書法的傳承，其實並不在於出了多少有名的書法家，而在於我們是否具有全民良好的書法素質。我一直呼籲，學校應該把書法從選修課變成必修課，尤其是小學，必須讓識字和寫字同步教育，讓書法伴隨每個孩子的成長。在家庭教育中，中青年是不可回避的關鍵人物。

當今世界格局下，各種文化相互碰撞、彼此交流。在國際文化交流中，我們國家開始重視中國文化的安全意識，重視文化軟實力的建設。弘揚傳統書法事業，正是弘揚中華文化最基本的因素，也是“文化安全”的保障所在。

今天的書法家，如果僅僅追求獨善其身，是遠遠不夠的。書法文化傳承和創新是國家的百年大計，也是我的終身大事，任重而道遠。我想通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，以我們自身的書法創作實踐成果，來影響當代以及今後，在電腦廣泛使用，書法早已和實用無關的今天，讓“字如其人”、“字如心畫”重新成為我們應該接續的人文傳統。當代書法創作，要到豐厚的歷史積澱中追尋和探求，回歸傳統，重溫經典，要成為當下書法藝術創作的主流。書法決不能在我們這一代終結。

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新被呼喚，中華民族精神重新被構建的偉大歷史進程中，我們中青年書法家需要不斷努力補上傳統文化的精深課程，同時發揮自身的影響力，用生命凝結的書法藝術，呼喚出民族文化的新輝煌，全力肩負起我們應該承擔的文化責任與歷史使命。

